

資治通鑑

唐紀二十五
唐紀二十六

第一百六册

205
94
50

| | | | |
|------------------|-------------|--------|-----------|
| 館書圖京東 | | | |
| 一 三 六 册 | 二 六 號 | 四 架 | 正史類 別函 |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一 三 六 册 | 七 | 一 五 架 | 五 九 六 五 號 |

| | | |
|------------------|------------------|-----------------------|
| 庫文閣內 | | |
| 二 八 三 函 | 一 三 六 册 | 五 九 六 五 號 |
| 七 架 | | 漢書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965 |
| 册數 | 136 (94) |
| 函號 | 283 10 |

不許



天保丙申校刊

第八帙十五册自唐紀
二十五至唐紀五十四

資治通鑑

津藩有造館藏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五起著雍滯灘盡上章閣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

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

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桃李子桃李子見三百八十三卷隋文武皇帝未受

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破陣樂見一百九十年天皇大

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

日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

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

高宗常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永徽後民

歌之此曲蓋隋時已有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順天皇后未受命天

下歌桑條韋志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安時韋也樂

宗廟事上桑蓋天意以為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

韋歌十二篇

新書沈炳
震合鈔云
女行二字
論

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上時掌請編之樂麻皇

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愔於上

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

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則天

時唐同泰獻洛水圖見二百四卷武孔子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

下王于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

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上時掌翻

食讀日飲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

之千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

丁亥先庚
寅三日

舊書本紀
丙辰作丙
子案目錄
三月戊午
朔無丙子
子當作午

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
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
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

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中受降城在黃河北
岸南去朔方千三百

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
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
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直
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
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
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
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
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
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
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
百里東北至磧口江翻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
三百里降戶

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
為名厥九勿翻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

寄騎奇翻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

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

為虜有璟俱永翻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

滿鎮兵以助其功戍邊歲滿當歸者
留以助築城之功咸陽兵二百餘

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

要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
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拓

二書張仁
愿傳慄下
有役者盡
力四字

通鑑卷二百九 唐紀三十五 中宗

監本新書
八作三毛
本及舊書
同此

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鈴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

軍前鋒遊奕使成諾真水為邏衛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奕者也中受降

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

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

水杜佑曰遊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

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父軍

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翻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

寇掠復扶翻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

備守之具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壅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

卦墻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或問之仁

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

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

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愈之心也愿女其

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

而輕元楷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

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

等為之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

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

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

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

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

象十時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

屬和從才用翻屬之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北齊河

有昭容入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優

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健行為昭容

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
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
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
得進矣讜音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
道大總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
呂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
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
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
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
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

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

施喪息浪翻好呼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省悉

景翻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

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

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可闡四司之官賀婁氏後為臨淄王所誅樂

音洛 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執用

事請謁受昧雖屠沽臧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曰阹岱

燕之北郊民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

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

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時有負外置之

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其官事知謂知其官事也

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選須上官

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

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朝直遙翻處昌呂翻橫下孟翻宰相

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

慎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

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

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

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蓋併上田言之今從舊傳累石象華

山華戶化翻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鄭玄曰天河水

氣也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

天河一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

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

一色上好擊毬好呼到翻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

慎交洒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恭仁楊師上道之兄也

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

畧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行下孟翻家有

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

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賜也予也遂

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

二書辛替
否傳翻作
轉新書
數子作一
女人之作
人心此取
舊書

地賈音古伎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

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

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

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書五子之

邦本本固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

以造寺必為理體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養人不足經

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

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

緩親未來而疎見在見賢通翻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

案陰陽二
句見賈誼
鵬賦

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

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用漢劉陶語意况資於天生地

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

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

不省操手高翻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

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

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朝直通翻冬

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

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

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武氏之盛載德封潁川郡

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

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

騎奇寄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初娑葛既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代烏質勒統眾見上卷神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

將即亮翻啜陟劣翻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

闕啜忠節突厥傳止謂之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

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

其一曰胡祿居闕啜或者忠節官為闕啜歟今從突

厥傳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啜

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啜忠節者

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

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

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

曰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角翻朝直國家

遙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芮翻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

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

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

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亮翻處

骨翻吐從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昌呂翻訥內

元慶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環經行記拔

之子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歷城縣

濟南郡後魏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

以來帶齊州

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即亮翻元振聞其謀上疏

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

獲故耳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下能為同比者息

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

也直以國多內難謂贊普南征而於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且

翻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昵尼質翻

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

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畜許救翻鄉讀曰嚮恐四鎮危

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

敝執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

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

握豈得復事唐也復扶又翻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

求十姓四鎮之地即謂萬歲通天元年事今若破娑葛有功請

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

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

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

請無厭厭於鹽翻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

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

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

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

舊書郭元振傳按作且但新書作

十姓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卷冊

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可汗見二百五

百七卷僕羅倭子蓋皆吐蕃所立倭吐猥翻皆不能

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

動衆雖復可汗舊種復扶又翻衆心終不親附况獻

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

誘音西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

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

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勝音南

引吐蕃奉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為

援虔瓘等恣為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

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

外則突厥伺隙邀遮伺相吏翻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

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

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揣初委翻楚客等不從

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

四鎮處昌呂翻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

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

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

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

騎奇寄翻元振在疎勒柵于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

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禽忠節殺嘉賓禽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周古瓦翻 御史臺記云嘉賓為

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可汗楚客憾

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上

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高山郎將即亮翻 使疏吏翻攸緒將至上敕禮

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見賢遍翻 下同仗入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攸緒趨立辭見

兩儀殿前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引就問攸緒趨立辭見

班中再拜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為班立謂之辭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辭見者各從兼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

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

温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帝蓋自房陵還始以

公主適延秀數得侍宴數所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

庄悅之及崇訓死見上卷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

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上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

之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相息亮翻庚辰

赦天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以延秀為

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

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稽音啟癸未牛師獎與

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娑葛遂陷安

西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斷四鎮路斷音短遣使上表求宗楚客

頭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

元振入朝朝直遙翻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

以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遺于季翻稱我與唐初無惡但

讐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

都護相繼而來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獎各稱其官也奴豈

得坐而待歿又聞史獻欲來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徒授軍州

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

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問道

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

復以元振代以悌處昌呂翻間古莫翻復扶又翻考異曰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

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

新傳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麴葛邏祿莫賀

達干都摩支為十四姓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十二月御

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

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機

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

衷比毗至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處昌呂翻其有故生疑滯

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丁巳晦敕中書門

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內閣

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栢葉

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

酣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

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

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

百餘乘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沈香

火謂此也帝之為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

此亡隋之續耳

卿夕無伉儷

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

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

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

為于偽翻唯于癸翻

俄而內侍引燭

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

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

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

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

若有殊勲懋績則有拜大將軍扇後有人衣禮衣花

者仍兼內侍之官上時掌翻

釵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外

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

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

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

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令與

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人衣於既翻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

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詩云莫將畫扇出帷來遮

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唐書中宗

三

扇却去花易服而出

去羌呂翻

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

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

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箸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

自稱翊聖皇后阿箸時人謂之國箸

阿烏葛翻箸正奢翻見賢遍翻

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

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

聖善寺皆帝所建為武后追福

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長寧安樂諸

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

叔繫獄治之

樂音洛治直之翻

公主訴于上上手制釋之從

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新書公主傳之作一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

以麻紐巨竹分

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

考

又命宮女為市

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

后臨觀為樂

褻息列翻樂音洛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

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

謂受

闕啜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

書郢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

天鑒上領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侍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

狀有進止即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讐娑葛頻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

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闕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疆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

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
 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
 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于闐部眾
 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
 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
 悌同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
 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聞
 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
 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
 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
 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故事大臣被彈被皮義翻
 俯俛趨出俛首為俯偃背立於朝堂待罪朝直遙翻至是
 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
 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
 子 壬寅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

舊書儒學
 傳呪下有
 給事中李
 行言唱駕
 車西河十
 一字新書
 唱作歌

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

伎藝以為樂數所角翻伎渠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

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

之趙公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麀如意初里歌曰

因演以為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今

亦演以為舞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

東郭山憚獨曰臣無所解上時掌翻憚於粉請歌古

詩上許之山憚乃歌鹿鳴蟋蟀鹿鳴宴群臣嘉賓蟋

然山憚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明日上賜山憚敕嘉美

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時

通鑑卷之三十九 唐紀三十五 中宗

一本爾時舊
作爾時舊
書李懷遠
傳及隋唐
嘉話同大
唐新語作
詞持錢大
昕云新語
非嘉話
微臣作兵
兒職作志
儀作宏
案目錄三
月戊午朔

宴酒酣侍臣率起為迴

波舞故使為迴波辭

衆皆為諂語或自求榮祿諫

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

宴既過三爵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誼譁竊恐非儀

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三月戊午以宗楚

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中書

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

故昭容引以為相湜常職相息亮翻彥昭張掖人也張掖故匈奴渾

邪王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縣應邵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縣得為永平後魏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為酒泉大業初改為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為甘州治

所取州甘峻山為名籛音祿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

坐處謂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

者造寺極多比毗至翻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

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

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心降戶江翻豈彫畫土木相誇壯

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

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

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臣頃

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少詩

沼翻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勲始可分茅

下同

中宗

陸本半下有入字

舊書章嗣立傳刺州

通鑑卷三百九 唐紀三十五

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執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轢郎狄翻裹頭謂行素齋裹以自資者今謂答頭裹古臥翻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下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音勝

升藏徂浪翻於事為愈謂猶勝於封家自徵也又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選須絹翻下選

作牧州新書作典州綱目作刺史陸本同

法同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

品以上清望官兩臺謂左右御史臺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

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

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案下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

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溫皇后之兄也

知傳寫通鑑者誤以侍郎為尚書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吳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

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

王武王武崇訓 忠王武崇訓 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立褒德廟見上卷元

羊 上疏請量裁減不聽量音紹臨之孫也唐臨歷事高祖太宗

通鑑卷三百九 唐紀三十五 中宗 七

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

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賊賄狼籍

數外畱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之壞至於我

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何之

者又一人稍有美關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豈止逆

用三年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

知長名放之高宗總章三年裴行儉始設長名勝凡

宋白曰長名勝定留放留其人訴曰公所親受其賂

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

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待御史靳恒與監

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靳居焮翻恒戶登翻上下

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濯按之湜七安樂公主諷濯

寬其獄濯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歿流吉州

湜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

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復扶又

偽明日以湜為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

十三愔為江州司馬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楊再思薨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騎奇

娑素何翻使疏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八月

己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

忠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詖詖彼成昏

復字音宏 在上段 二書本紀 及宰相表 湜愔貶襄 江係丙戌 丙戌六月 朔也 紀 表六月下 有癸卯二 字 紀七 月下有丙 辰二字 舊書紀云

七月壬午
冊突騎施
守忠為歸
化可汗

通鑑卷三百九 唐紀三十五

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于西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憚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禕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傳會其說以

隋唐嘉話
所作但時
稱作當時

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裸也獻也瑤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裸獻以瑤爵亦皆鄭義自為之說也裸古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官漢海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終獻欽緒膠水人也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慙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從才用翻慙與暫同及睿宗即位謂日知

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乙巳上幸定昆池

通鑑卷三百九 唐紀三十五 中宗

紀事本末
黨作譜

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九

月戊辰以蘇瓌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瓌古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黨毀更工衡翻上患之冬

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

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

之人陰為離間比毗至翻間古覓翻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

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

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其言上召前修文館學

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

惡咸赦除之十惡恩赦之所不原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皆

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

望薨平章軍國重事蓋自豆盧欽望始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

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咄當沒翻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

尚贊吐等來迎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

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河南道巡察使

監察御史宋務光使疏吏翻下同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

四十餘家唐制食實封者得真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

于封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

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

剝過若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唐六典滑

州貢方人多趨射趨七喻翻射而亦翻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

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

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

王重福獨不得歸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直龍翻乃上表自陳

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

加擯弃赤子重福自謂也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

人聞者為臣流涕為于偽翻况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

栖遑者離索憂迫之意表奏不報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

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

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璟俱永翻

今本舊書

本紀及新書紀表皆作壬辰

考異曰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甲午上幸驪山温湯庚子幸韋

嗣立莊舍別業為莊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夙同族賜爵道

遙公韋夙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夙休正翻嗣立皇后之疎屬

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中飢米斗百

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

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

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復扶又翻樂音

洛覲刑狄翻說輸芮翻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初謚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

八載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

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

不歸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

又命趙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

送之驍堅堯翻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

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庚戌上御

梨園毬場程大昌曰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

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玄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

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命文武三

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

踏地絙古登翻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

笑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

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

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命公卿馬

上摘櫻桃櫻桃按爾雅各楔荆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圓而色朱味甜每一朵率一二

十顆核如豆大以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

鶯所舍亦名舍桃

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

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

通鑑卷之百九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
 悉移居遂瀕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
 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
 潦為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
 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
 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澆
 水北流至長樂城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末嘉坊西南
 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為龍池者實引
 澆之力也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澆之實乃言初時
 井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
 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
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
 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
 盛比毗至翻乙未上幸隆慶池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
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曆是
 月壬午朔今結綵為樓宴待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厭
於
 從實錄本紀葉翻時人以為
玄宗受命之祥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

案目錄四月辛巳朔與考異所云不同

為逆亂岌魚及翻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

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
管齋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

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

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

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詰去吉翻撓奴教翻
騎奇寄翻撲兩角翻投於

殿庭石上折頸而歿楚客大呼稱快折而設翻
呼火故翻上雖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快於兩翻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

懼為韋后弒
逆張本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

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
舞非春秋魯大夫

舉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入音行入風者也借入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為風此則欽明所謂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

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諸學士者修文館學士及

直學士也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

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于韋后恐事泄被誅散悉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

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

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

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樂音韋后祕不發喪自

唐會要中宗崩係二十日此取本紀

異本嵩下有等字紀事本末陸本並同據舊書外戚傳有等字為是

三書中宗紀無思字

新書本紀及表談等進位係千

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灌尚定安公主

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

高嵩分領之璿似宣翻將即亮翻考異曰景龍文

令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錡押翊林軍韋播高嵩分

韋灌今韋灌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從才用中書

舍人韋元徽巡六街長安城中左右大街金吾街使

警之法以執禦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

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等將即

直龍翻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

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守式吏部尚書張嘉福中

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
 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
 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
 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
 通問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
 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朝直遙翻蘇瓌曰遺詔
 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
 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西內正殿曰太極殿集百官發喪
 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
 王守禮為幽王雍於用翻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

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

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

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

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南

北衛軍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臺閣尚書諸司也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

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識楚譜翻考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

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被天裳

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

太常少卿李悅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

速起事太上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大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

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去羌呂翻相王子臨淄

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州從五品上

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

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驍堅堯翻著則略翻韉則前翻

馬被具也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

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

使以領之使疏吏翻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

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暕右限翻苑總監瀨人

鍾紹京鍾紹京西京苑總監也唐京都苑各有總監一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

魚果木皆總而司之韜縣漢屬豫章郡吳晉屬廬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治所唐帶虔州韜師古古暗翻

劉駒古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朝直利

仁府折衝麻嗣宗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逸謀先

事誅之韋播高高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先悉薦翻

榜音彭捶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誅

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

止藥翻

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

二書本紀
玄宗紀
竦作簡新
書公主及
王毛仲傳
同此取舊
書劉幽求
傳通鑑下
文卅三葉
背及下卷
卅葉表亦
作簡

李仙臯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

爲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

累王也累力瑞翻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

訐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畧所以能平內難敗補邁翻庚子晡時隆基微

服與幽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

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三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

會鍾紹京解舍解古隘翻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

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

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

也隆基執手與坐示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

夜葛福順李仙臯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營及攻襲

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

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

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

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

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

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直宮城之玄武門紹京帥丁匠

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使福順將左萬

騎攻玄德門仙臯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即白獸闥即杜甫

舊書玄宗紀及王毛仲傳無二字

北征詩所謂寂寞白獸闈者是也與玄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諜蘇到翻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

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

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此南牙諸衛兵也聞譟聲

皆被甲應之被皮義翻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

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

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

時韋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

子王昱為左拾遺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昱說昭容母鄭氏

曰說輸芮翻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

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

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

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

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

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

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為于偽翻隆基不許斬于旗下時

少帝在太極殿少詩照翻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

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

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

隆基出見相王比必利翻見賢遍翻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

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

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

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

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衣於既翻

衰倉回翻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

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客于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

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羌呂翻相王奉少帝御安

福門慰諭百姓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遠門初

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

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為于偽翻擲益涉翻公主

去字音玄在考異上

歿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

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

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崇古國名與御史大夫竇從一

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鳳高祖之子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

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射寅謝翻難乃且翻出至都街為亂

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

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韋杜二族

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凡五時諸韋門宗彊盛侵杜曲而居之梟堅堯翻將知亮翻又

音如襁褓兒無免者襁音保諸杜濫歿非一是曰

通鑑卷之三百九 唐紀三十五 睿宗

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

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州為國名實以平內難

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其日左右飛黃閑二日左右吉良閑三日左右龍媒閑四日左右

左右騶駼閑五日左右駃騠閑六日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翔麟鳳苑鸚鵡吉良六羣等

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廐

萬騎左右廂即前所謂薛崇暲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

嗣宗行右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武氏宗屬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平一能避權遠勢而武惠妃者猶足以成殺三子之禍也

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

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

華戶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

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難乃人情不安山

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

道使齋墜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使疏吏

氏翻重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舊志濠州京師東南直龍翻

罷諸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癸卯太平公

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

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

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

濠當作豪
通鑑元和
三年以前
作濠者皆
準此

通鑑卷之三百九 唐紀三十五 睿宗

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

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

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以黃門侍郎季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

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

趨巨矯翻善走也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

不從從才用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

毛仲本高麗也為王毛仲貴寵致禍張本麗力知翻汴王邕貶沁州刺

史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鳩翻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

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

京師東一千二百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

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

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

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

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今人心未安家國

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

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代事即世事避太宗諱云爾雖有

天下猶讓於人謂既讓武后又讓中宗也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

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

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見賢遍翻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

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宮旁太
 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
 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
 重慈愛尤厚矣難乃且翻 任音壬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
 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
 此非兒座遂提下之下遐 嫁翻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
 下京城西內正 門曰承天門復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
 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 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既
 典朝政朝直遙 翻下同縱情賞罰眾皆惡之惡烏 路翻太常少卿
 薛稷勸其上表禮讓上時 掌翻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

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
 恐失聖朝具瞻之美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上以為然丙午改
 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舊志蜀州去京師三 千三百三十二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
 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
 先有功苟違其宐長知兩翻 先悉薦翻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
 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
 宐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
 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 旦翻論功莫大語德
 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考

舊書本紀
復則天舊
號及追謚
賢係七月
丙辰此取
新書

通鑑卷二百九

異曰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

立太子今從
太上皇錄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詐復扶則天大

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

見二百二卷高宗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

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置溫王重茂於內宅恐

不逞挾之以為變也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叅知機

務稷以工書事上於潘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

公主帝女也後封荆山公主故為相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

斲棺暴尸平其墳墓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

己酉晦
舊書紀成
義等為王
在己酉上
新書係七
月庚戌

蕭至忠為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

州刺史崔湜為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越州長史

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王彭

城王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公

主沈敏多權略沈持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

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執及

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誅張易之見二百七中宗之

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

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

通鑑卷二百九 唐紀三十五 睿宗

移時或時不朝謁朝直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

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

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

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

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勝音升趨子薛崇行崇敏

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

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屬之居處奉養擬於宮掖處

呂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

贈韋月將宣州刺史韋月將歿見上卷癸丑以兵

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故太

子重俊位號太子重俊歿見上雪敬暉桓彥範崔玄

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丁巳以洛州長史

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為右

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

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

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復扶又翻壬戌

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思為晉

州刺史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韋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

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
 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
 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 黃門侍郎參
 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
 前稷曰日用傾側鄙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
 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發
 之稷外託國姻謂稷子伯陽尚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
 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
 為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雲凡韋氏餘
 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

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

悖逆庶人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

愔貶江州司馬朝直遙翻愔於今翻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

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

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

長當為天子長知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

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

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式又翻重福從之靈

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

新書中宗諸子傳若
 上有王字
 綱目紀事
 本末竝同

遷沅州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十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

三千九百里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

為中元克復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尊上為

皇季叔以温王為皇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

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

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

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異第以待重福供居用翻張知

亮洛陽縣官微聞其謀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津藩齊藤正謙同校

諸子傳文
下有武字
征二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對九喜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閣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吳第按問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重

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睿宗元年庚戌

日知獨帥眾討之重直龍翻守式又翻留臺侍御史

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

用翻即洛城左右屯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

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

城東都皇城也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

趣七喻翻射而亦翻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

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

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然與煖同窘渠陰翻上東門也東面

北來第一門第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

渠溺歿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日知日用

舊書諸子傳東下有門字

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

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愔於今翻擒獲被鞫股

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

舉事宐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

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

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鄭愔者反覆於

群儉之間冒利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嚴善思免歿流靜州嶺南

州貞觀中已改為富州此靜州屬劔南儀鳳元年以

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

嚴善思免歿而流此夙依萬騎特討諸韋之功多

暴橫騎奇寄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睿宗

奴為萬騎戶奴為萬騎蓋必起於永昌之後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衡工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

封官悉宜停廢璟居影翻上時上從之癸巳罷斜封

官凡數千人斜封官見上卷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蘇安恒歿見二百八卷中九

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

少始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世凡

照翻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

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

龍元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太聖天后 丁酉以

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

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考異曰

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

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

有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

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

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

入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

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

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

縣齋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

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閣則在鎮知節度

案舊書本紀重俊與章懷太子同時追諡太子事見上卷卅二葉背此蓋追書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周紀五

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祇言節度使

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

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

角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規伺太子所

為纖介必聞於上魏丑廉翻又丑太子左右亦往往

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為誅太平公主及其支黨張本謚故

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

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上時掌翻行下孟翻故太

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

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歿太子

方逃竄彙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且中

宗雨泣雨泣者淚下如雨也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兩省官謂之供奉官幾不

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居希翻今聖朝禮葬諡為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遐下媵翻過位必趨漢

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為太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

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

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

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

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睿宗

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
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
逼君父也兵敗而歿事見二十二卷及其孫為天子
始得改葬猶諡曰戾武帝征和二年况重俊可諡之
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
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為善病其為惡者也癉丁但翻
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
之可也各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
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為于偽翻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六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為中書令己酉葬孝

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

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

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如死見二百二卷乃以禕

衣招瘞唐制皇后之服曰禕衣鞠衣禮衣禕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

輦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襖蔽膝隨裳色以緞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

帶隨衣色裨約紐佩綬如天子青鞵舄加金舄覆以夷衾覆敷又翻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為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蘇瓌罷為少傅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

仙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仙讀日音復扶又翻至徙

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訶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



必由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訶休正翻 由先先

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

人盡死由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

有未死者悉放還由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由

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詹事府事 壬戌追復王同

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二年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

夢制起復其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頊他鼎翻 上使李

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祖臥翻 奏曰臣見其哀

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

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

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士所居曰觀 諫議大夫寧原

悌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

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翼皆

中宗女 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

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

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觀古玩翻為干偽翻 不宜過為崇

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

斥朝直遙翻屏卑邱翻 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

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直遙翻下同 朝隱繫于獄上聞之召見

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翻復扶

具本閣作
閻二書李
朝隱傳綱
目陸本皆
同

通鑑卷二百廿 唐紀三十一 睿宗

新書傳因
作後

又翻下 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

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美威權朕

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

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

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 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

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屬北平郡

唐帶平州 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

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唐王言之制有

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勅五日勅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日敕牒 皆委尚

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

東西銓 所謂三銓也 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

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

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

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

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選須給翻治直吏翻 從愿承慶之族子 盧承

慶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四年 象先元方之子也 陸元方見二百五卷天后證聖元年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 藁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恒州

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亂常改作希旨

病君 謂郊祀請以韋后亞獻也 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

州長史 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後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睿宗 七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

發免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

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

姪孫也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

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

支度者支度自為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

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

是有營田使使疏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

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戶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斷句不從知古發

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

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

姚雋路絕連年不通酋慈由翻安西都護張玄表侵

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

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九曲者去積石軍二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益即漢

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

為楊矩後悔懼自殺張

本郵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厥

勿翻可從刊入聲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

郎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以溫王重茂為襄王克

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

據二書本紀以上宏有甲子二字

音錯

案竇懷貞前此皆書其字作從一後皆作懷貞蓋章后已死因復舊名以下此類皆不復言

四百二十五里將即亮翻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

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

東都城南二妃歿在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立廟京師號儀坤廟會要

儀坤廟在親仁里 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

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塔唐峻邀

韋安石至其第峻子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

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

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

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瞿俱遇翻瞿然

驚視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

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

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

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即此 諷以易置東宮眾

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

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

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

子長知兩翻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

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

右率以事太子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太

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

下為陞同
四字衍

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處呂昌
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
改它官見賢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
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為于季翻張說曰此必讒
人欲離間東宮問古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古則流
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生說
說與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
禮為幽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左
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
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

舊書本紀
復斜封官
係戊子在下
丙戌之下

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處呂昌

呂翻分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

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卷

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

怨為于今眾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

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量音良考異曰朝野僉載

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太平公

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

之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請從極法甲申

貶元之為中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

舊志中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

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

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以太

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

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紊音問復扶又翻又如字

前右

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

引豈出孝和之意

中宗謚孝和皇帝率所律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陛下

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

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

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

誑居况翻

臣恐積小成

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

柳亨事隋為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

寶氏妻之歷事太宗位至檢校岐州刺史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

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三月以

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厥九勿翻啜叱劣翻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為太子賓

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

澹徒覽翻乘繩證翻

曩為皇嗣又

為太弟皆辭不處

為皇嗣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辭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嗣祥

吏翻處昌呂翻

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

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

舊書本紀
辛卯作丙
申此從新
書紀及宰
相表

新書紀造
觀係癸丑
此取舊書

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

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處昌呂

問其軍旅歿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翻分扶

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

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

吳陵順陵量置官屬廢武氏二陵見上 太平公主為

武攸暨請之也為于偽翻 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

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金仙玉真二觀

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 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

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义諫不聽散

宣翻騎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

事 僧慧範持太平公主執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

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

謙光為岐州刺史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

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

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

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 時遣使按察十道太宗

密州貢外司馬今從舊傳 貞觀

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道巡

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為十道按察

使以廉按州郡二周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

年一替使疏吏翻 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

新書百官
志閩作潤

汴齊苑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縣遂荆岐通梁襄揚安

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綿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

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綿州大業初廢州為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縣州又武德二年置閩州於閩縣開元十三年更閩州為福州郵音膚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

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雍華同商岐幽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太子右庶

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備音甫都督專殺生之柄

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

以時巡察奸宄自禁宄音軌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

按察使而已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諡曰惠

文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以諡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

據二書紀
乙卯上宐

補八月二
字

天下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茲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

城戍兵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戶買翻奏減十萬人庚午以中書

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去羌呂翻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

詣太平公主第朝直遙翻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

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

奢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奢正奢翻今為公主邑司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主家

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考異曰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云庚辰御

二書本傳
司作丞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睿宗

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己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貞前為國蒼今為公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

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
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
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守手又翻元振可吏部
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
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
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
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

二書本傳
觀作見下
同綱目亦
作見

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
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相息亮翻湜
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
主乃為之并言於上為于偽翻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
請乃從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
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
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
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
正用太史公撥亂世返之正語意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
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觀古玩翻下同尼女夷翻

天地垂祐風雨時若若順也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

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

之兄奔祖宗之業狗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

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

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

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

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

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

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津忍翻而為二女

造觀用錢百萬餘緡指言金仙玉真二觀為于偽翻陛下豈可不計

當時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

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

韋氏之惡去羌呂翻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

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

羣兇群兇謂韋温宗楚客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

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兇而

誅之復扶又翻惡鳥路翻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追廢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故稱之悖蒲內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温為之葺園

偽干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

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

舊書所作
直全唐
文辛替否
集之直下
有之人二
字

新書趙彥
昭傳向作
面紀事本
末同

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
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
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
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
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遙翻下同惟陛下察之上雖不
能從而嘉其切直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
于突厥臚陵如翻使疏吏翻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
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
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襍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
襍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襍頭起於後周便武
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襍

袖襍襍說輸芮翻襍防玉翻衣於既翻

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

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

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

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

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

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仞時屬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

又損以至于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

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

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

廣成子居崆峒之上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

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維岐

鄆鄂長安萬年相去且入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即終

南也關中記曰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

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

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此謚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方春正月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

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辛巳睿宗祀南郊

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歐陽修曰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

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

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郊之與

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

祭非常祭也二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曾言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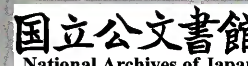
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以曾言為然

之子也言忠見二百一卷戊子幸滻東水經注霸水北歷藍

田川又左合滻水滻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耕為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在滻水之東藉田藉在亦翻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乙未上御安

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

位昏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



義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 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

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御史 辛酉廢右御史臺 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十政臺分左右神龍元年為左右

為刑部尚書 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

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 分扶問翻 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

云然 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

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

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 按武后皇曆元年薛

訥方自藍田令擢為安東道經略 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 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肩

翻璡將鄰翻又即刃翻 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

孫佺代之 佺此緣翻 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

為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 獠魯皓翻 戊寅上祭

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

常侍武攸暨卒 卒子恤翻 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

舊書睿宗紀佺作檢北狄傳同此取新書紀傳及朝野僉載

舊書紀云
三萬二書
傳云二十
萬

亂岑羲有保護之功節愍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與太子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

護得免癸丑以羲為侍中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

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陁貞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為姓酋慈由

翻酺音蒲陁音刑考異曰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

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

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契欺訖翻又音

喫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

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陷見二百

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

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

救將即亮翻懦奴臥翻又奴亂翻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

山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

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

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

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

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

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

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

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

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虜追擊之士卒

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

據新書紀
七月下亥

有辛未二
字新書

天文志慧
星係六月

此取舊書

舊書紀乙
亥作庚午

此取新舊

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

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

有刑厄 相息亮翻 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 雍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元年 敕聽解

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

重事 復扶又翻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 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

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彗祥歲翻又音歲又音遂 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

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

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

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

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

入見 見賢遍翻 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

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

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

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

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 柩音舊 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 上時掌翻 太平公主

勸上雖傳位猶宐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

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 舜既禪禹南巡

唐會要卽
位係七月
五日此從
舊書本紀

狩而崩於蒼梧引此為據也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

兼省之省悉景翻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為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主所構或

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

之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

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

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遙翻三品以上除授

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壬寅上大聖

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甲辰赦天下改元乙巳

於鄭州北置渤海軍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

三年復單恒定州境置恒陽軍杜佑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戶登翻

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媯居為翻丙午立

妃王氏為皇后以后父仁皎為大僕卿仁皎下邳人

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為郟王真定王嗣謙為

郟王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

古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初河內人王琚預

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

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越王允常

故都也自漢以下為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

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

主耳用范曄故智為此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

據二書紀
及宰相表
以上宏有
庚戌二字

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太平公主武后之

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

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

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

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

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為天下者豈顧小

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

詭嘲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太子

乃奏為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日與遊

處處呂翻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

漢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

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

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為太傅遂加名為中舍人

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及即位以為中書侍

郎考異曰鄭縻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

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

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

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

蒜備饌酒肉霽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

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

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

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

一本異本
竝軌作輕

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

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

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

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

通鑑卷二百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舊書劉幽求傳綱目紀事本末皆同

新書睿宗紀及表流幽求等係戊午此取舊書紀

異本正峻上有景城二字紀事本末同

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

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

而害之也今不取

上深以為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

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

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

翻為于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

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暉于峰州光賓于繡

州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遣

之金帶遺于季翻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

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

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

之封州屬廣桂州都督王峻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峻

利貞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峻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

峻使遣幽求幽求謂峻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

能全徒仰累耳累力瑞翻固請詣廣州峻曰公所坐非可

絕於朋友者也峻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

求由是得免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辛卯立皇

子嗣昇為陝王陝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

通鑑卷二百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王后無子

母養之冬十月庚子止謁太廟赦天下辛酉癸卯上

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驪力知翻辛酉沙陀金山遣使

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使疏吏翻種章勇翻邪音

耶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

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

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古為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為沙陀府都

督歐陽修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

野古為始祖其自叙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

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下傳紀

舊五代史
使作事

新史古下
有等字

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

據新書睿
宗紀上皇

上亥有丁
亥二字
甲午晦

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

燕因肩翻薊音計將即亮翻

甲午以

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

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

總管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

不行捶撻而事集捶並榮翻下同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志

不行志巫放翻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客翻既而謂

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撩落蕭翻取動也嗔昌真翻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

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眾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

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寄翻以

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皇帝巡邊改期所募

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扶又翻竟不成行二月庚子

夜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千百燈又追

作去年大酺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大合伎樂上皇

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侈心益發露於此

所利合釀為歡釀其虐翻合錢飲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

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與初高麗既

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

通鑑卷二百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案新書本
傳挺之名
浚以字行

卷高麗亡見二百一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

通鑑卷二百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據新書北狄傳祚榮下宜補父舍利乞乞仲象七字此依舊書

新書二作五此取舊書

盡忠反

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款為額帝師按

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祚榮與靺鞨乞四

北羽聚眾東走阻險自固靺鞨音未曷盡忠歿武后使將

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

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護真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

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

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百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祚榮

驍勇善戰驍堅堯翻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

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王附于

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

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音及翻祚榮遣子入侍至

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

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渤海庚申勅

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三月辛巳皇后

親蠶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賜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

羅為之考異曰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

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

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

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

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玄宗實錄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

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
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
佞邪好呼到翻惡鳥路翻下同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
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
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
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
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
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

善矣上覽而善之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先悉薦翻夏五

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閑月謂農功畢人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余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辰為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執擅權用事與上有隙

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考異曰唐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

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

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或文武之

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

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於用翻左羽林大將軍常

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
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峻及僧慧
範等謀廢立峻子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寘
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幹葉
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為
衛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
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
熟而落返從幹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
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
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
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
却透虛入莖中潛生土內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
弟武德初封新興王元
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數所王琚言于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二書張說
傳遺作獻
不知溫公
何據

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荆
因舊史成文失於改定耳斷丁亂翻荆
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
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办今既光
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
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
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
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
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
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
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
云公主謀不利於
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
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

以三日甲子誅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

於武德殿受群臣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

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

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

武將軍以領萬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

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乘繩證翻內給事屬

判省事元正冬至群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

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

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姜暮見一

義寧元年帝令問靖弟客師之孫李客師亦有戰功守一仁皎

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甌駱越地漢屬合浦

郡界江左置定川郡隋廢郡為

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

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西內太極

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召元楷慈先斬

之禽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

極門之右膺福猷執至忠義於朝堂東西朝堂在承

皆中書省官也朝直皆斬之考異曰玄宗實錄作乙丑按僉載七

唐曆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

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

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

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

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

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

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

紀事本末
人下有與
同謀十餘
人六字陸
本同據舊
書本紀有
六字為是

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家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歿戮大喜今擇其可信者取之

其尺改姓曰毒計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歿于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考異曰舊本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曆亦無乙丑下詔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

書 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

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

日乃出賜歿于家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

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公主諸子及黨與歿者

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歿數所賜姓

李官爵如故崇簡即崇暉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俸於

御麻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

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

厲侯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

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

異本家下有產字紀事本末同

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舊志

竇州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二里藏用流瀧州瀧閭江翻新興王晉臨刑

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歿湜生不亦冤乎會有

司鞠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歿于荆

州舊志荆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里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歿

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

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

公主曰廢長立少宋王成器長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已為不順且又

失德若之何不去去羌呂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

言上平內難有大功于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

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

信哉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

衆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治直之翻為于偽翻然未嘗自言

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惡鳥路翻或

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巳

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

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古街翻初太宗定制內侍省

不置三品官內侍省內侍四人以次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

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嬖甲

舊書本紀
象先罷係
癸酉事敘
于張說上
癸巳作壬
辰此取新
書紀表案
壬辰朔

義翻又博計翻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馬益
衣於既翻下同曾孫也聖
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閣兒田金剛曰力士
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高姓既壯為宮闈丞帝在
藩力士傾心附結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
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
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衣法壬申
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以左丞
張說為中書令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
罷為益州長史劔南按察使使疏八月癸巳以封州
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丙辰突厥
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

南和縣主妻之妻七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上即位於

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

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

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

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

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

禁防漏刻鍾令嶠隨暢之官庚午以劉幽求同中

書門下三品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

左御史臺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冬十月辛卯引見

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畿內諸縣為畿縣

辛卯朔

通鑑卷二百一

唐紀三十三

玄宗

遍翻戒以歲飢惠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

亘古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百二十里斬給事中知禮

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

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

官廢弃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懾之涉翻

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以訥為左軍節度朔方道大總管

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

騎奇寄翻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此即新豐界之

大夫趙彥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

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

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

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式首

又翻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既至上方獵引

見見賢通翻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世傳升平

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

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

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于渭濱

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于驪山謂所

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
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
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
達公然之輒効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
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慙
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
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
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
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日不知書唯以
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
將相無為自奔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于
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
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公行
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
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
顧訝焉至頓上命宰相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
而不謝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
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
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
深心有厚望于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三十一

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
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闖人之口臣請中
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武氏諸親猥
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負外等
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
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
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
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
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即不安而
况敢為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
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
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
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
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竇閻梁
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
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
真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玄宗 三十一

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窮諸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于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競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始相武后後相睿宗今復為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治直唯干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癸翻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異日考

綱目君人
倒陸本同

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為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文 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朝直遙翻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于宰相為元之道上語為于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遠于願翻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鼻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

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溺奴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

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

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

在於無耻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

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

禮樂學校表疏書啟祿食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

姚元之聞之曰樂布之儔也樂布哭及為相擢為尚

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

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上時中

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

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

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可與之定

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

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

為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

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恐汝家

墳隴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待母上初大怒後許之

按舊傳琚未嘗去官待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

行天兵以非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十二月庚寅赦

天下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

舊書本紀
云庚寅朔
與目錄合

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

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隋以京守

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以長史知府事

至是改為府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魏晉以

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

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至

是改為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 敕都督刺

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

右側門之外即 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

金吾左右仗 詣岐王申款款誠也 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

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

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考異曰松

為相忽一日對于便殿舉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

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

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

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

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

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

罪未宜太過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

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

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

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尹書生厲聲言

新書說傳
入上有出
字

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日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于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于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

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津藩土井有恪同校

